

论语中国



2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畅谈广州佛山同城化——

“行政区划壁垒的弊端不少,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要素和资源按市场规律和区域经济规律自由流动,会带来各自为政、市场分割、产业同构、低水平重复建设、基础设施效能低甚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等种种毛病。”

2月17日,洪晃在主持脱口秀节目时,与导演英达聊起婚姻史——

“我跟陈凯歌好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嫉妒。真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到最后,我甚至有泼妇的欲望。之所以要离开这个婚姻,就是因为它会把我最恶劣的一面带出来。”

2月18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单尚华接受媒体采访——

“要认识到钢铁业是个基础原材料行业,而基础原材料行业不可能是一个高利润行业,否则就证明工业化发展水平还不是太高。”

2月19日,《青年周末》刊发对联合国“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亲善大使”、音乐人朱哲琴的专访——

“你通过书本来阅读贫穷,那是间接的。当我在安哥拉亲眼见到战乱、瘟疫和贫穷,我觉得我的眼睛疼了。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一些东西,它们是我成长的元素和力量。”

2月20日,剧作家黄纪苏“民间舞台说”流行于各大网站——

“这两年国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投入,大家都往那里挤。那种地方说白了,不就是文艺收容所或文艺标本盒吗?”

2月21日,上海市长韩正做客东方网——

“上海的房价确实偏高了,下一步市政府对整个房价调节的方向就是进一步的控制和平抑房价,同时鼓励消费,价格低一点,买房子的人就会更多。”

2月22日,中新社报道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的应对措施”报告会上透露——

“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确定为房地产。原来十大振兴规划没有房地产,是能源。”



洪晃



单尚华



朱哲琴



黄纪苏



韩正



成思危

新闻七日谈

点评\正言

■湖南株洲,一辆警车笔直冲进了一家店铺,只露出车屁股。目击群众说,事故发生后司机就不见了。现场围了大量群众,烟店的卷闸门已经变形,里面不少物品损毁,玻璃碎了一地,还能闻到一股酒气。(2月16日《潇湘晨报》)

——警察我告诉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还敢酒后开飞机!

■广州的郑先生春节期间在一酒楼吃饭时,遭遇“潜规则”,结账时被告知最低消费已涨至2000元。郑先生一气之下点了324个包子。酒楼傻眼,称一下子蒸不出来这么多包子,最终按实际消费收钱。(2月17日《羊城晚报》)

——商家要做狗,就不能仅用包子打!

■武汉某高校学生公寓安装智能节电热水器,规定打开水按时间收费,装满一瓶开水理论上需90秒,花费0.35元,却因水龙头出水量太小,实际用时3分钟以上,收费也水涨船高。(2月18日《长江日报》)

——教育方式出现“重大改革”:让每一名学生在实践中明白“时间就是金钱”!

■裴先生在乘坐1364次列车从成都回京时,意外地发现卧铺的被子下有四五只活蟑螂。与裴先生邻铺的几位乘客赶紧四下查看,也分别在自己的铺位上发现了蟑螂。(2月19日《北京晚报》)

——不知道铁路部门会不会抓着小强补票。

■深圳龙岗区大鹏街道某清洁用品公司随意倾倒有毒废料,造成鹏城河下游一公里多的河面变成蓝色,数以万计的河鱼死亡。由于污染源与大鹏水厂仅一墙之隔,当地居民担心饮水安全。(2月20日《深圳晶报》)

——与国际接轨,也别添“蓝色多瑙河”啊!

■沈阳市一家位于于洪区与皇姑区交界处的单位,往年分别给两个区交除雪代除费。但去年皇姑区下达公函,称该单位隶属于皇姑区,其他单位无权介入。该单位遂向皇姑区交纳了10万元除雪代除费,比往年还多了3万元。但是去年和今年的4场雪后,该单位接到了于洪区开出的行政执法处罚决定书,将被罚72万元。(2月21日《辽沈晚报》)

——不知道如果是责任事故,还有没有两家来争。

■上海大学生创办的某演出公司虽然得到了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行业门槛相当高,公司遭遇很多特殊困难,遂呼喊社会支持。(2月22日《新民晚报》)

——无规矩不成方圆,要揽瓷器活,还真得有金刚钻。

慎防农村乌托邦主义

文\本刊特约撰稿 童大焕(北京)

本次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冲击甚大,春节前已有2000多万农民工提前返乡,春节后又潮水般涌回城市。一些执迷不悟的学者和城市决策者,一些“农村是中国大后方”的乌托邦浪漫主义者仍然在那儿弹冠相庆:农民返乡了,没有成为城市的“隐患”。

持此论者,排斥应该给进城农民平等国民待遇的迁徙自由,只把他们当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

实际上,在不少农村,农民已然已非“农”民,种粮等农业已然成为农民名副其实的副业。但即便是自主创业,在城市创业也比在农村创业成本低见效快。无论是交通物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信息体系、劳动力市场、用水、用电、产业分工、行政服务、文化娱乐等等,农村都要比城市落后得多。本次北方大旱,别说回乡创业,农村就是人畜饮水都困难。此外,投资农副渔业周期长,农村人口少,资金周转慢,因此要求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而城市则因为人流量大,资金周转快,倒更适合小本经营。因此,在城市创业的经济门槛、技术门槛和信息门槛等反而比在农村创业要求低得多!劳动力进城,资本回乡,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赤手空拳的人们是不可能“回乡创业”的,回乡创业需要资金、经验、技术、人脉的强力支撑,那是“功成名就”的活儿,而那些人,早已经是各地招商引资的对象,并非到了今日经济危机才“回乡创业”。

除了经济原因,第二、第三代农民工把根留在城市,还有更为根本的文化原因。即使工资相同,即使大中城市生活成本比家乡的小城镇更高,不少农民工第三代也不愿意留在家乡小城镇工作,更愿意到珠三角、长三角的大中城市发展。正如阿根廷的法律教授玛里亚诺·格龙多纳所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用经济逻辑来解释,长期的经济行为,经济逻辑解释不了,一定会进入文化逻辑。一个个、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是文化价值观



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可以说是文化环境,决定了农民工第三代的选择。“故乡没意思”,已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第二、第三代的共同感受。

现实也正在粉碎农村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和“现实虚构”。《南方农村报》近日消息说,别说是回乡自主创业,就是家乡有现成的工作等着他们,广东第三代农民工宁可在珠三角失业,也不愿回乡工作,不少农民工认为珠三角比家乡更精彩,出去发展更有意义。第二代农民工的状况大同小异。《南方日报》也报道称,第二代农民工多半不愿返乡,已习惯城市不会种地。消息来源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9万份,回收80117份。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即使面临城市的失业危机,在30年乃至50年不遇的大旱面前,农民的抗旱热情并不高,因为种粮一年的收入,还不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这样的情况在本次遭遇旱灾的山东、河北、安徽主要的粮食产区普遍存在。

农民普遍对种粮、对抗旱的“隔膜”态度,正说明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存隐患。国家再好的粮食政策和农业、农村政策,再优秀的农业技术力量,分散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有的地方会多一些)的农民身上,都会变得轻飘飘无足轻重,对农民的收入构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则中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只会越来越低。因此,如何通过土地制度革新,促进规模经营,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提高种粮等农业的规模效益和整体收益,已然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直面的严峻考验。

同时,试图将农民拴在土地上的想法,在危及粮食安全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城市对他们的户籍壁垒,使农民工的第二、第三代既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和高考升学等权利,也使城市人口素质存在降低的危险。

天下思想

谈谈“山寨”的精气神

文\本刊特约撰稿 周英杰(烟台)

忽如一夜春风来,万众一辞炒“山寨”。

然而,“山寨”究竟是什么?随着“山寨”的遍地开花,正越来越乱花渐欲迷人眼,水中观月难分明。

有人说“山寨”就是模仿。南方网最近就报道说,在美国选出了一位非洲裔的年轻总统后,印尼34岁的阿纳斯就因为长相酷似奥巴马而被人称呼为“山寨版”的奥巴马。阿纳斯先生也是当仁不让,真就沐猴而冠起来,装着奥巴马的样子拍摄电视节目和广告,赚取大把的银子,大有“我是山寨我怕谁”的气势。

模仿虽然可以算是“山寨”的一个重要元素,但是模仿和假冒伪劣的区别在大多数时候也就难以辨明了。所以,当春节之后沪深股市突

然一改2008年的漫长“熊样”发飙上涨之后,某财经评家就在《每日经济新闻》上戏称:这是“山寨牛市”。毫无疑问,“山寨牛市”就是假冒伪劣的牛市,也就是真熊市、假牛市。总体上说,跟隔壁阿三在地摊上出售的路易威登女包基本上处于一个档次。而最近被媒体所揭露出来的在一些不良厂家自吹自擂的电视广告里,相继混充“性病专家”、“糖尿病专家”等身份愚弄欺骗消费者的某演员,则更是被人讽刺为“山寨版医学专家”。

正像《南都周刊》所指出的:“山寨生于模仿而死于假冒”。一旦模仿被看成是“山寨”的一个象征符号,那么,“山寨”的精气神也就被稀释得面目皆非了。其实,模仿不过是“山寨”的一个表皮;草莽、草根、活力以及被娱乐性包装了的挑战性才是其内核所在。

也许正因为此,当被众多网民瞩目并寄予厚望的“山寨春晚”终于在有形无形的大手拨弄下,蜕变成一场洗浴中心里的狂欢之后,他的发起人老孟还是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同情。老孟也才敢在《北京青年报》上放出豪言:生生赔进去20多万元没有关系,且让我们明年春节再见!老孟不是一心梦想招安的宋江。至少从现在看,他还不是。



(大河网)

而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就是最近在网上聚集起人气的“山寨草根中国足球队”。一位来自苏州市的网友,抱着“13亿中国人一定能找出11个踢球的”的悲壮理念,在网上广发“英雄帖”,要成立一支“山寨草根中国足球队”,并正式向庙堂之上的中国男足下达了挑战书。据说,帖子一出,应者云集,短时间内报名的勇士就达到了300多名。虽然这帮热血青年勇气可嘉,全国球迷也都想看看中国男足和这支草根足球之间的颇具喜剧性的比赛,但是想想“山寨春晚”的“无言的结局”,这支尚在运筹之中的可爱的足球队伍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到现在唯一还不能确定结局的是另一场正处在“进行时”的“山寨”盛事——“山寨3·15晚会”。《广州日报》近日报道:这台晚会的发起人张洪峰先生,乃湖南湘潭一位有名的维权人士。他组织这台晚会的初衷是由网友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线索,由他和志愿者把问题产品送检,最终以晚会的形式在3月15日公布检测结果。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鉴于每年的“3·15晚会”都是央视一家的禁脔,其利害关系并不逊于春晚,加上“山寨春晚”的前车之鉴,老张的“山寨”宏伟理想能否实现,还真是前途难料。估计张洪峰心底也没有多少胜算,所以他对媒体只能表示说:晚会届时将采取视频的方式播出,因此一不要场地,二不算演出。这样的一台“山寨3·15晚会”没有不能播出的理由,他还特意搬出法律说:“这是公民的权利”。

从目前看来,老张还是雄心勃勃的。可以预见的是,这又将是一次草根们的集体狂欢。从这个意义上说,到底能不能成功“山寨”一回,无论对于老张还是对于我们大家,似乎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失败,也许才是“山寨”唯一不山寨的宿命。

先锋杂文